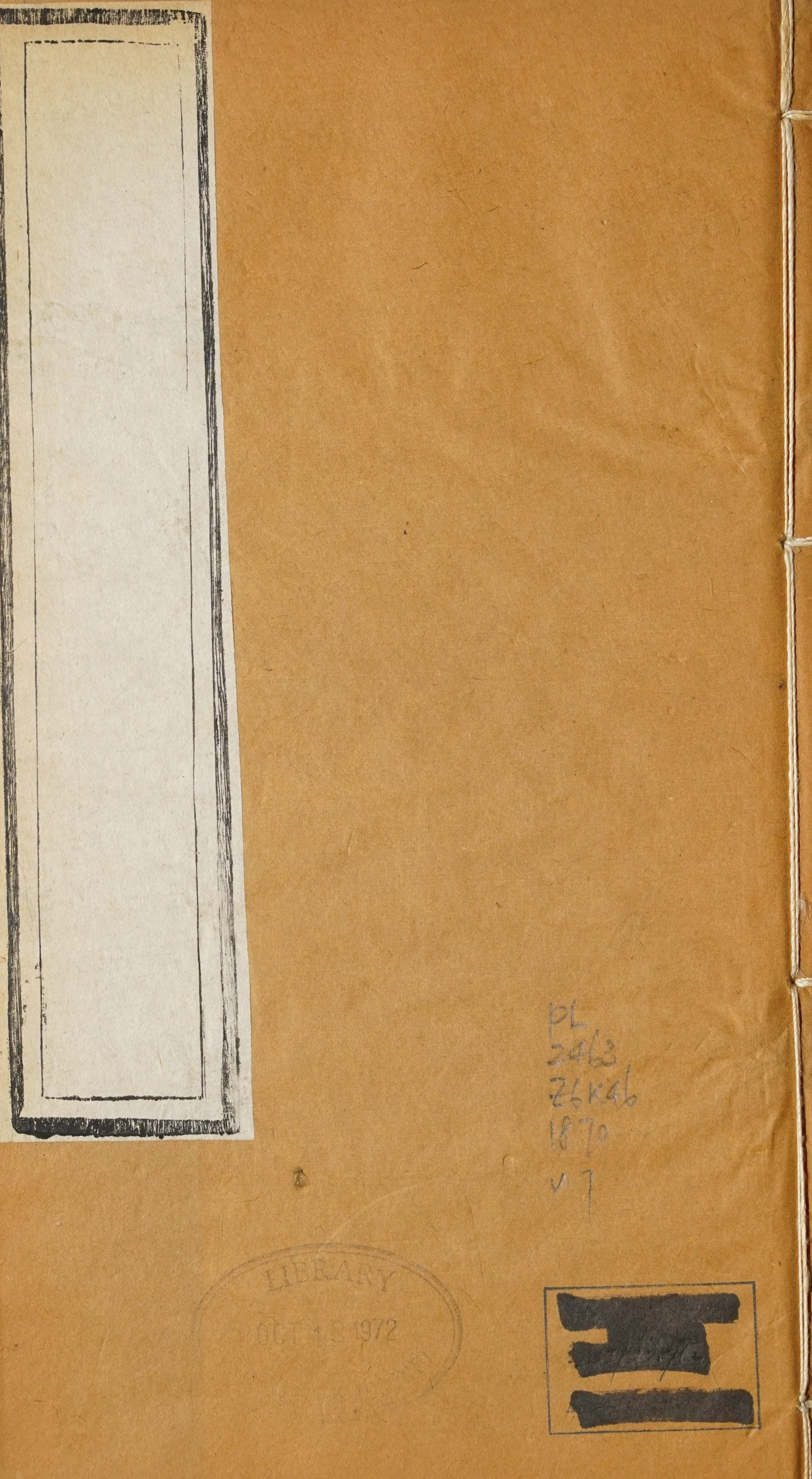


四書讀註提耳孟卷之三上　耿埰手著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 伏下子誠齊人 當路居要地也 卽下章加齊之卿相意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 晏子亦齊大夫皆當路於齊 者晏子事見前篇故不再註 相桓公霸諸侯 霸字是第六節王字引線 此上分註 許猶期也 註字義 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此二句合註節意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 應上註 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補此句伏下王

字。王天下、卽聖賢之事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包註一節敘案。爲下節斷語張本。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不安、謙以謝之也、艴則忿而鄙之矣。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獨任專也。四十餘年久也。此二句是襯墊下一句故合註之。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

卑也、此二句已包盡通章之意。丑所言管晏之功霸術也。孟子所言以齊王至末王道也。孟子文句多意約。故朱子只註意、不貪註句。○外註卽內註王道霸術意也。故不詳註。**楊氏曰** 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照上節述問答句。此所謂斷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前五節只是以霸功引出此節王字下七節只是發明此一句易字則又下七節之綱此易字乃伏下文易然之線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

大行。繼者武王繼文王。周公相成王以繼武王也。武王周公不可並說。註中才字乃字然後字皆作影難字以駁易字。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首句撇過德字。自由湯至失之也。言文之時之難。自尺地至節末。言文之勢之難。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

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由湯至難變、言商家君德之美。武丁朝至運掌。言武丁中興之易。皆是紂之引線。蓋紂與文同時。言紂則見文矣。故家至有存。言紂時舊澤未泯。又有至輔相。言紂時賢臣之衆。故久句總束兩項。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此節借人言。點出時勢字。爲齊之時勢張本。末句言時易而勢在其中。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承前註反手之易。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照前案文勢之難。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勢以地言。民是附於地者。故註以又字界之。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亦承前註反手之易。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照前案文時之難。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此言德本神速不必如文德也○勢字時字德字三項分序○並末節總結之案○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當今句結時字○萬乘句結勢字○而德行速也○行仁政結德字○一句繳盡前文此所以王齊猶反手而不屑為霸顯也○末句時字亦包勢字○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

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上章問事功此章又設問當路設問也此問學術體用備矣又承前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恐懼反照養氣疑惑反照知言四十彊仕禮記四十彊而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道明正照知言德立正照養氣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伏願學孔子。○此節言已包盡通章大意知言養氣是不動心根子願學孔子是知言養氣根子此通章正旨也其餘俱是陪襯點舍陪出曾子以伏願學之脉告子陪出知言養氣之線伯夷伊尹陪出願學孔子之意自若是辨至末則陪以三子之言以見已所以願學孔子之故看孟子長章須先明其正義所在勿以波瀾迷其源委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伏入難字。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找點是不難處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字包下三項。黝之道。主於氣之必勝。舍之道。主於氣。能無懼。曾子之道。主於以理自反。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逆入下文刺字。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膚不

二句、言其不畏刺。思以四句、言其並不受挫。以上俱言人之加己。視刺三句、言其能刺人。君惡聲二句、言其並惡聲亦報。此上則言己之加人。以刺字爲主。餘俱襯墊刺字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主字慮上註而

不◎動◎心◎者也。動心、緣不動心。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進、進戰也。會、合戰也。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此節俱以戰字作主。舍自言、

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首二句、及末二句、皆舍自言。量敵三句
懼。蓋首末、只是個無懼。則舍訊人之言。故註猶勝句、即納入無
懼故末二句、不再註。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
軍矣。三句。括註中舍蓋力戰之士。只挈戰字。以無懼為主。應前註主字。而不動
◎心者也。繳不動心。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照上必勝。舍專守己。照上無懼。子夏篤信聖人。影人字。曾子反求
諸己。影己字。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此上、俱是反拗似字。然論其
氣象則各有所似。此二句、方正貼似字。賢猶勝也。約要也。註下二句字義。言論二

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守字畧頓。約也。另讀。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此節束出不如、爲下文丞不如伏案。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此節則前有字之正旨也。曰有下本宜直接此節。以伏下文直養願學之意、乃從黝舍引入。此是賓主相生處。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伏願學句。縮直也、伏直養。

釋

引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

照動心。往往而敵之也、照不動心。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理字露出一章之骨所守尤得其要也註完節義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直養願學是也此三句挈出章要自首節至此是第一段言不動心之道惟曾子為得其要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括首三句孟子誦告子之言括告子曰四句又斷以己意

而告之也。括下不得於心至節末。此先總註。下再分解。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束住告子之言。下轉可不可斷語。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本末有主輔之殊。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內外則一致之理。此下是斷可字。單明氣不可勿求之旨。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過可字。以見可者亦不可也。若論其極謂理之至處。則志上言心而此言志。志乃心有所之。而役其氣者。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固字輕。然字重。三固字。二而字、兩然字。皆側注氣不可勿求。氣

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補出卒徒。見與故師字相需之切。

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添一敬字。便異告子孤守此心。然

亦不可不致養其氣。此上、註完斷語。此下、總束斷意。以伏孟子不動心之脈。蓋其內外心也。言也。本末心也。氣也。交相培養知言。養氣。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下文詳之。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括首二句。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跌醒下一句。此上、註問意。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

也。分註下截字義。此下順註下截句意。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固字亦上節固字之意實也。然氣之所在專一。然字亦上節然字之意至也。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直下是氣壹動志之証。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註完節義。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繳足問意。自敢問至此。是第二段。言告子不求言、不求氣之失。以伏下文知言養氣之脉。謂子襄節下便可接我知言養氣。乃先固問而論告子者。亦賓主相生法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承前問。有何所長而能然。註此節問意。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註此節答意。詳告照上節

大略。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伏至大）流行（伏至剛）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反襯）惟孟子（轉正）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以上註（完節義）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照下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照前註疑惑。疑字即道明也）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照前註恐懼字即德立也）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徹不動心。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不知言）悍然不顧而已爾。（不養氣。結到告子以應前案也。此二句下六節之綱。實通章之主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上只言氣體之充。至此忽言浩然。故先問之。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形則言其所見。有聲則言其所聞。無形無聲則出聞見之表矣。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言字**故經**

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押入天地。所謂天人一也。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註首四字插入天地。反襯直養。惟其自反而縮上跟曾子。下伏願學。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正助是也。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仍是至大至剛而充塞無間矣。間去聲、**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不分彼此之謂合彼此相資之謂助其合處卽其助處其助處正其合處此註中而字意也如此乃見自文配字之妙

義者人心之裁制 就理之發用時說

道者天理之自然 就理之本體上說

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 以上註字義此下註句意

言人能養成此氣 承直養

則其氣合乎道義 合字 而爲之助 而有助

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 圓足配字反映餒字

若無此氣 貼無是

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

出於道義。反襯然其體有所不充。[餒字之象。]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餒字之害。]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

集義[上兼言道義而此專言集義者。就其所而言也。道體也。義用也。]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註上二句字義。以下、註句意。]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配道義是氣已養成之後。乃由事此集義是氣方養之之始。]皆合義自反常直。[近承以直遠接自反此願學之脉也。]是以無所愧怍。[伏慊字。]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上面拆註集義。此方貼是字生字。]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

非義頓斷襲而取之連讀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註下截字義。此下註下截句意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亦反承兩案。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反抑義外以伏以其之勢。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繳還集字生字。○行有二句只是箇襲取之害。告子外義則並不義襲而取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 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以上、註字義。引註語不註、以下、註句意。 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註有事 而勿預期其效。註勿正此始養之節度。其或未充過下二句。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註勿忘承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註勿助承正。此繼養之節度。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總束上兩層。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

無知之貌、謂勞而慣也。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無若宋人一段。共八句。止畧註字義、以下、
則、正喻夾註。以省。下。七句。雙關。之。趣。側重。助。長之。害。舍之而不耘者也。苗▷志其所有事▷。氣也。此層
是賓。揠而助之長者也、苗▷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氣也。此層是主。○以上、分
註以為兩段。此下、单註末句助長之害。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止是無益。揠則反以害之▷、
非徒無益矣。○無若以下、止是单言助長之失。此上、註完節意、此下、纔是章脉。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
而無所害▷矣。應以直養而無害。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
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
害▷之矣。又暗纔告子、以見其與孟子相反。○以上五節俱是言養氣。但至剛大配道義是說浩然之氣集義與必有事
節則善養。之功夫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括首句。）而孟子答之也、（括下截。此先總註節意。）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分註詖邪淫遁字義）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合註上四項承首句、點明言字。）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分註蔽陷離窮字義。）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合註下四項、照下文、透起心字。此上、分註言心。此下串說言心。）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剖提心字。）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補說善言。反襯四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正貼）

詖淫邪遁之言、即其言之病、而知◎合註四知字、其心之失。透起心字。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挈心字貫知字。一語括盡全於以下六句。此上註完節義。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言之得失、在心。知言之得失、亦在心。故此節註只、重心字。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亦陪結告子。其段陪結告子者、以孟子知言正告子勿求之言、孟子養氣。正告子勿求之氣也。前註云告子正於此相反故養氣知言、皆結到告子、以見相反之實但告子不得於言是自言、孟子之知言、則人言耳。○自悪乎長節至此。是第三段。知言養氣、是不、動心之綱。何謂浩然五節言養氣。何謂知言一節言知言。此一段則通章之主位也。

孟子曰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

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總註一節之意說辭言語也。照知言。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照養氣。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重身有。不重言字恐複說辭也。以上分註。此下順註。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括說辭。然猶自謂我字。不能於德行。辭命。今孟子卽夫子字。乃自謂我能知言是說辭。又善養氣是德行。則是

兼言語德行而有之、此三句補明白文然字意。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括註一節之意。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體也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用也與中庸義異所謂仁智互爲體用也此言

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拒聖字也。非不願孔子也。自宰我以下五節。皆要意。在乃所願兩句。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總註節意。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皆以身體爲喻也。安處也。上聲。以上註字義。以下註問意。

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丑恆知孟子不敢比孔子。不知孟子正願學孔子也。故以諸賢爲問。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本句之面。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本句之意。蓋已意在。

孔子。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不仕。不使聞文王之德而歸之進。治則 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亂則退。只是個止字。○以上 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事湯之君。使湯之民治亦進也。使之就桀。事紂使民亂亦進也。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屢事屢使屢進也。以上只是箇仕字。○丑

問伯夷伊尹而孟子乃添入孔子。蓋自宰我節至此。爲第四段。孟子不敢比孔子之聖。而實願學孔子之學。丑乃因孟子推不敢當。遂置孔子而問諸賢問夷尹。則愈失孟子意矣。故此節於所問之外。自言孔子。結出願學。此正知言養氣之宗。而註不特釋者。以前註已伏願學之線。下文即所以願學之故也。○集註詳審精密。凡書有竅要。必力爲指出。惟此節略點三聖事迹。而於孔子一段上不分出來歷。下不申結願學。雖爲圓足其義。而本註究屬脫漏。○先師可作。當亦不廢芻蕘也。後之學者試共叅之。

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即同字意。公孫丑問。括註上二句。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括註下二句。插入下節同字。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不班節不同節異也此一節言有同則皆說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德盛節目心正之大者惟在於此。貼是字。心正德盛。亦知言養氣之效。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反覸同字。同映皆古聖人句。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智之上也。假使汙下設言智之下也。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詮句明其言之可言也。詮節意下三一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指德則不異字。翻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合異字。此下申說事功之異。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一世萬世此事功久暫之異。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以述見作此事功顯晦之異。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上五句皆是泛言等王者之法。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

情者一氣遞下至而見即以差其皆指百世莫之句略頓等見之之王。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每句上二字影聖末二字影民之於影聖人之於民。一氣至類也略頓。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以上註字義以下註節意。言自古揷自生民句於出類二句之上。聖人固皆異於衆人自節首至亦類也皆作勢虛引故註略去賓意但從出類以下釋其正意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自若是班至此爲第五段皆言孔子之異以明願學之故前三節言不班而有同首同而實異以歸是句並綱末二節則

此句之目也自生民以來堯舜百王出類拔萃之聖賢[illegible]
而孔子賢於堯舜。超於百王。盛於出拔之羣聖。此孟子所以願
學而知言養氣。以不動心者也。告子不足以與此。而孟賁黝舍
更無足論矣。○古云。論語宜冷看。孟子宜滚讀。盡其波瀾層灣
少一停滯。則麻木不正脉。故
須着志讀。方不以砂作龍。○**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
所謂僞也。心字是一章之骨。故上下節皆以心字貫之。
霸若齊桓晉文是也。補此以覷白文末二句然
白文略之者。意不重霸也。下節略言力服。而詳論心服。亦此意。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假仁者、心與仁二。以德行仁、則心與仁一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挈定心字。力假者心僞於仁也、德行者心誠於仁也。此句承上節說、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此二句是本節正義。外註有意無意、內註誠僞字已包、不註。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補說惡辱人之常情、雙承榮辱、然徒惡之、单貼惡辱。而不去居字其得之之道。崇。不仁不能免也。註是猶句之意。不註句面。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總註兩節之意。此節仁榮之事。下節仁榮之證也。○仁榮二句首節對起。末二節對繳。而此與上節却從惡辱側入者。此正朱子所云為下等人說也。下等般樂怠敖之君。不知好仁。並不知求榮。惟惡辱之情尚存。故從此轉入好仁。貴德猶尚德也。言好仁之心。士則指

其人而言之。言好仁之事。其人、上承有德。下包賢能。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先透出時。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伏為此詩者。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括迨天三句。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

侮予者乎。先註爲鳥言。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者之意。次註爲詩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次註孔子贊詩之意。侮字與畏字反對。畏則不敢侮矣此二節所謂仁則榮也。禍在是矣。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般樂縱欲也。怠敖偷安也。亦惟日不足也。同一及是時此一節所謂不仁則辱也。禍在是矣。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榮福也。自己之彊仁求之。辱禍也。自己之不仁求之。此節合結上節分結。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命者天之所自來、永言則心篤於仁而不僣。在用八刑政之迹矣。　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不可活則身弑國亡為天下僇矣。書作逭逭猶緩也　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俊傑卽賢能。在位卽尊使一意而上虛下實。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廛字而不征其貨而不征字或治之以市官之法法字而不賦其廛而不廛字、○此上、分註字義。此下、申說句意。蓋逐末者多、農為本。商為末。商多、則廢農。則廛以抑之。此賦廛之意也。少則不必廛也。此但治以法之意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肓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周禮原句，較此節自文多一家字。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解不毛、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解里布，即此節白文里之布也。民無常業者、解無職事、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解夫征，即此節白文夫字也。一家力役之征也。較此節自文多此一項。此鄭氏解周禮原文也。此上先原夫征里布之由。里布以罰曠土。夫征以罰游民。非為廛設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此廛字有謂為民廛者。但註既明承上節市宅。則固無容另說也。只是上廛字為市中肆設之地。此廛字則市中積貨之所。上為行商。此則居商耳。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是出無宗之意保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此所謂天吏也。行此五者、爲天理所當然。違此五者、卽天討所不赦。仰若父母、順民心也。能爲天吏、合天意也。自古王天下者以此。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括前五節、及能行句。則寇戎爲父子。此二句、是本章正意。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此二句是本章陪意。卽未有能濟者、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好生便是個不忍之心。而所生之物。包人物字、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之靈者。人則物中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此章

只是論以仁心行仁政耳。前六節言其理。末一節言其功。然仁性也。心之體也。不忍。惻隱情也。心之用也。性無形而情有象。故不言仁而言仁之端。以見仁統五常。惻隱亦包四端。能知能充則知行兼盡亦可。如先王以心行政之。易易矣。程子謂養氣爲前聖所未發。愚謂此章言心之情。以推人心之性。使中人有所依據。以盡仁。亦前聖所未發也。而此節註以生生之心從天地說來。包下四端。理學嫡傳。宜深體之。○中庸致曲之旨。此章備矣。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伏第六節不能字。察識伏第七節知字。而推之政事之間。伏第七節擴充字。此上俱是承人字。反襯先王。惟聖人全體此心。不消說。仁之端。隨感而應。亦不消說。知皆充。故其所行無非不

忍人之政也。此節以聖人安仁之效，倂末節彊仁之案。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怵惕是空擬其貌，惻隱則實指其心。以乍見故驚動也。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纔到首節。內結、要、求聲名也、以上註字義。以下註節意。言乍見之時。乍見二字、是節眼。便有此心。括怵惕句。隨見而發。再點乍見。非由此三者而然也。包註末三句。然字總承三項。此上已註完節意。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惻隱母也。羞惡辭讓是非子也。此一句、包盡括前六節之旨。謝氏曰、人須

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抑乍見。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註皆有句之意。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註末三句之意。本註亦即此義。而天理人欲更含得仁之端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以上分註字義。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總挈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以上二節單言惻隱毋也。並數羞惡辭讓是非。因毋言人。倒挈四若無括

（無。包惻隱等字。此八實字。）則不得謂之人、（括四個非人也。此註節面。）所以明其必有也（又註節意。必有者以人皆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心之用。）仁義禮智。性也。（心之體。）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以上、分註字。以下、截註意。）因其情之發。（合註惻隱等之心。）而性之本然（合註仁義禮智。）可得而見。（引出端字。）猶有物在中（比性。）而緒見於外也。（合註四端字。）

（此章性理、非孟子不能痛快言之。非朱子亦不能明切註之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皆有必有一線引下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蔽之便不知擴而充之下節便是能之之法。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註有於我者即所謂曲也。知知字皆即此推廣廣字而充滿充字其本然之量。即仁義禮智之性是此即所謂致曲也。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包註若火二句。上文矣不任若矣字緊承矣字。言功無間斷。理亦無窮。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於

遇學之易。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串看。人之性。即心之體。人之情。即心之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本然全具者性也。心之體也。各有條理者情也。心之用也。此章正是從情說性。從用見體耳。此括前六節。學者於此反求貼四端之有於我。默識而擴充之。此括末節首二句。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即前註生物之心也。可以無不盡矣。充惻隱之端則盡仁。因而充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則盡義禮智矣。故曰無不盡。○孟子道性善、固已。然即從性說善。其誰信之。此章從不忍之心。發四端皆有必有之情。以證人心本有之性。即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意也。末節說到知擴。更是致曲的據。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

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
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
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
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矢函巫匠皆術
也。○此以仁術引下節夫仁仁字。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論語主擇仁里說此作借擇里以擇自處說故與彼註異。此以仁、耶、引下文夫仁仁字。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先陪註爵字。而仁者。抑夫仁仁字上文仁字、皆偏端之仁。夫仁以下、乃正言全體之仁也。○轉尊字。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伏下義禮智。故曰尊爵。正照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亦伏義禮智。有天理自然之安。先註安字。無人欲陷溺之危。襯安字。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引宅字。故曰安宅。正照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括尊爵安宅二句。而自不爲之

自字註莫禦即伏下爲仁。伏下反求矣。豈非不智之甚乎。此章尊爵安宅言仁道之大。反求諸己言爲仁之功。章意盡此矣。餘俱是陪襯語。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主位故不智。照上節末二句。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貼本節兩無字。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與仁榮章同意。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尊爵安宅註。已伏之矣。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補明圓義。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

已矣聲

爲仁之綱。後半由己之意。反求而由仁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倒。貫其得聞字。包告。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改過則能遷是亦取諸人以爲善意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句上節是層進意。而能屈己貼拜以受天下

之善也。即取諸人、以爲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 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謂爲善。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勾上二節。是更進意。善與人同。

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合人己而同之。己未善輕看、則無所繫吝意。舍字

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意。樂字、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

同之目也。纔歸善與人同、蓋一綱兩目也。然人己字宜互看非截分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歷山河濱雷澤地雖荒僻、然必非獨耕

獨陶獨漁。上下文人字、皆在裏許。

○此二節言舜、末節通結三人。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補註與字之意。是我助其為善也。正註與字之面。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先衍與人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倒結君子此字大字。○此章言聖賢舜禹聖也子路賢也。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喜人告拜人言從人取人皆在人者裕於己也。此是本義。在己者有以及於人。陳氏謂末節俱兼三人。以符聖賢字總說之意。乃是從三人取人上推廣出與人之意耳。今講家文家末節多靠舜說則失註義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下如字浼莫菲反
浼汙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
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此節是立隘字之案其君其友如夷之清
者也首二句一層事友字久不立至塗炭
一層立言字暫此層皆言惡惡思與鄉人至浼焉一層言惡失
儀是故至末一層言雖善辭命苟非其君亦不受也四層七不
字包含隘
宗之狀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阸

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東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只是二句一意。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意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畱也。此節是立。不恭之案。不羞至必以其道此層言其達。遺佚二句、此層言其窮。故曰至不自失。此層因惠之言、而言其偕俗之事。援而止至末。此層又因其偕俗、而推其無不偕之心。四層遞下。亦隱含不恭之狀矣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無容人之量。不恭簡慢也。有玩世之心。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反覷。所謂聖之清。聖之和也。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正貼。偏於清則隘。非時中之清。偏於和則不恭。非時中之和也。故不可由也。此君子即孟子自謂。不字內有定識定力在。不由二子之偏。所以願學孔子之時也。○可以師百世者。謂頑夫懦夫鄙夫薄夫耳。此章言君子則智足以知聖人。而清和之偏不可由也。

提耳上孟卷之二上終

四書題鏡上孟卷之三下　　耿埰著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時十二時也。日自辰也。日有支干、時亦有支干。支干配乎五行。甲子旬中、戌亥爲孤。謂在甲旬之外也。辰巳、則戌亥對宮、故爲虛。王相則五行中、木王則火相之類之屬也。天時皆以支干統之。其用不一。故曰之屬。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照第三節上四句、及第四節上四句、詮之。人和得民心之和也。得字伏下得道字。此兩句立綱。次節申首句。三節申次句。末二節則单說人和。然皆就戰言。

末節戰字、總貫一章。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既日環攻則非速戰矣必有值天時之善者映下故補明此句以照天時得道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城池地利也甲兵米粟則恃以守城池者故均屬地利。委棄也言不得民心得道民不為守也反映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

域界限也。上二節已分言兩不如矣。此下二節則申言人和所以制勝處。○道字即指人和。不必另說。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戰勝是本章之面、得民心斯得天下、是本章之意。言戰勝者、蓋就當時好戰之君而引之以王天下之道也。尹氏則只註大意、不括戰字。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時孟子爲客卿於齊。曰將朝者、意欲見王。非有定期定儀也。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點出召字。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此節集註挈一召字以括前五節之意。明日節公孫丑不知其不可召也。王使節孟仲子不知其不可召也、不得已兩節、景丑氏不知其不可召也、豈謂是節方正露出齒德不可慢、即不可召也。故將節一正一反。言召不召之得失。故湯節、証不召即能大有爲。今天下節、証不足有爲即在召賢。末節褪去管仲。側注伊尹。以見已敬陳堯舜之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對今日字。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此三句括註節意。蓋欲王知其不可召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括註節意。仲子權辭以對。括昔者六句之言。又使人要孟子使數人句夾帶序事。令勿歸而造朝括請必二句之言。以實已言。以實造朝之言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孟子曰惡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不得已謂聞要者之言。既不可造朝又不便歸舘也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燕歎辭也、以上分註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括註景子之語。○敬字與下文慢字反對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括註孟子語。○君臣主敬句是景子發言本意故註挈敬字該括兩邊意緒。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唯氣急。諾氣緩。此句陪說。與上節內則父子、父子主恩詞例。又曰君

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仕而受祿者之禮非謂賓師也。此二句是正意。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括註節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 景子所言是謂爲臣之禮也孟子之意則謂賓師之

齒德、不可慢而名耳。因引曾子之言、包晉楚之富七句。而云、入夫豈語氣。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包爵一六句。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繳歸曾子之言。挿入德字。○召字是前五節之線、德字是後五節之骨。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名賓師而使往見、慢已甚矣。可曰見王之敬子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即下文王字。非常之君也、無能醜齊者。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此通章主意也、非欲自爲尊

大也。爲是故耳。不召乃是大有爲。不如是則不足有爲。此節是通章之主。下二節則此節之證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學焉句讀斷。師之也。所以尊其道。後以爲臣任之也。所以專其責。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也。管仲一扇配說。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所謂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不爲管仲所以必陳堯舜之道而以湯之王敬齊王也。召則反以慢齒德矣。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點明章眼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不應召是也而以責難陳善爲敬，陳堯舜之道是也此扇貼孟子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不慢齒德而以貴德尊士爲賢。有謀則就此扇影齊王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所謂地天泰也不勞

而王孟子可爲尹，王亦可爲湯矣。合註止兩扇。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矣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首句隱鎰字以下二句照出百鎰下二句隱金字以首一句映出兼金首句前日伏下今日是非互顯非字卑落字法之妙如此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此節總斷下三節分解是字即分解義字也義者事理之宜也然理字囫圇不若義字顯切故外註言當理而此節但以適義括之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予有遠行辭曰餽贐此七十鎰所由餽也行者必以句則援常禮以為可受之案耳此序

中帶序體也。

嘗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註戒心之由。孟子設兵安伏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文意雖明而餽金未顯故添註為兵餽一句。此叹序中帶議之體。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遠行宋所處也戒心薛所處也無此則未有處取猶致也有處曰餽無處則貨而已有處之餽曰受受無處之餽則

以行其志哉用字刻毒而寓義弘○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
深大士交所以於言外見奇也
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
齊之都爲都孔距心之戟
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
此節言其失職下節言其失位
宰以安民爲職猶士

之持戟士伍 距心大夫名。大夫。承上節對言此乃王之失政罪字伏末節使然

先註甘字。非我所得專爲也。次註非距心所得爲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牧之於野芻之於家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此上三節正喻夾說令距心知尸位之罪。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去聲

為都治邑也。應平陸齊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註都邑之名。孔大夫姓也、承首節大夫字、次節出名。此節出姓。為王誦其語、此句只記者檃括語。前三節皆廿六語也此註句面。欲以風曉王也。此註句意。此節誦述前言。令王知失政之罪。○陳氏曰、孟子一言。於平陸謂大夫之言。於他日為王誦之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距心之罪、寡人之罪、本自平對、書法却前明後暗、前煩後簡、而簡處即其煩處、章法最為奇句。此上二句、已斷完章面、以下則章外意也。○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此章意重末節。蓋距心失職之罪。因齊王失政使然。設無末節。距心知罪而去。即五人亦知罪而去。則民究困苦、而齊國危矣。為王一誦前言。王果悔失政之罪。則距心等為盡職之臣、安齊民以安天下之民、亦即在此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

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與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時孟子爲客卿於齊。靈丘齊下邑、官守之地似也言所爲辭請

之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家伏誅刑罰之不中者。

言責之職。辭一官之守。而請言責以格君心此正是近似有理處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諫王因孟子之言而諫不用而去言孟子之言而去也此二節是孟子所以爲蚳鼃之家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不用映上諫而不能去也。映上致臣而去。則善二句結裹前二節則吾二句

引起後一節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此節是上下過橋。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靈丘宰之類。言責以言爲責者。士師之類。○不得則去、不容以聽官自寬、也。綽綽寬貌、裕寬意也。餘裕則寬而又寬之意。以上註字義、以下註節意。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註無官守、無言責。故其進退止也、非仕之際、寬裕如此。註則吾二句。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此理字、即前近似有理理字。不得職則去、理也。不得言則去、理也。不去則爲違理而苟祿。無官守言責、理也。不合即去亦爲越理而過褊矣。齊人乃以官守言責者之理、律賓師、固

已○章義是理學嫡派。文法則前賓後主。末節主位。正以前二節客意陪出。尹註拈出理字。正是爲蜓畫龍。善而自爲亦善者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 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驩爲下邑大夫。則非卿矣。故下註云攝卿。王驩王嬖臣也、露出不與言根由。○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此節下節之案也。不與言是章眼。○行事弔祭邦交之事。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貼或字有司

之曰 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此節上節之
或，也。○已治行事。
而更爲事外之言。則失之。猶不言行事。而拒之以色。則失於惡。
往反齊滕若不知有輔行之驩。而弔事已舉。此待小人之道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此事最爲難解而諸儒亦不解及。
若葬魯反齊八字連讀下。則大功尙
且廢業。何乃衰麻未除。而仕齊如此其急急耶。據通鑑綱目。孟子
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至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凡
六年。故曰久於齊也。以理臆之。葬魯句讀斷。反齊句另讀。蓋是
祥服後乃至齊耳。理有可通。不必以前日今字爲疑也。曾見葬
於魯兩句題文。將葬反連說。憶孟子以三年喪嬴齊南邑充虞
敎滕世子。而已乃忘其喪。而急於仕。必不然矣。
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

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伏下寸字。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

亦七寸。欲其堅厚久遠。先詳盡心。伏下土勿侵膚。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倒繳

非觀美。禮有等殺。而棺椁獨貴賤同之。盡人子之於親無貴賤一也。此便是天理人情之至處。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者。自天子達庶人。

又爲有財也此節議自天子達於庶人。下節議然後盡於人心

且實則盡制盡心聯爲一宗矣

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 恔音效

此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上節申言得盡其制。此節申言得盡其心。不使土親膚節前註堅厚入遠意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一送終之禮此節推包喪親之禮不止棺木所當得爲補足禮制而不自盡。是爲以天字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其字只註以天下儉其親不字之義自見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私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伏王命字。沈同私問子噲私與子之私受。齊人私伐皆天吏之罪人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尊也親也。此先註不得與受之理也。故特註之。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合解不得與受。北臣句去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有仕至節末賓也。故略釋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

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首節序也。此節議也。

首節於子噲二句外、就問者設譬。此節於沈同問三句外、復因問而設一問、因應而設一應。又復就設問而譬一問、就設應而譬一應。其實只重以燕伐燕。則無勸燕伐燕之理。只完得未也兩字意耳。○朱子註孟子、只註意旨、略去文法。然文法奇肆極矣。此章尤為靈幻。○上序下議、中用齊人伐燕一句作鈕。此書多用此法。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益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

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齊不置君而燕自立其君矣其畔曰畔齊以爲畔也。○慚字過字、一章之目。陳賈解王之慚、適以益王之過。蓋公於兄弟無可用其智而齊於燕殘人而適以取辱不仁因以不智矣何可以公爲解耶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

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伏下兄弟字。與燕齊異。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入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兩乃字是喚醒之辭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問語仍是上節意不足復詰此上單詰周

公弟也三句之意。此下則申說兄弟宗以見宜過之實。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指富貴。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此句解公不智之過入骨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使監殷正是愛兄處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通章動兩在周公弟也三句說到情理至處可悲可泣。前後皆翳從耳。孟子書若但論文法而不詳其所鎖之理則國策文亦幾雁行之矣看集註發揮周公弟也三句以論世之識抉性善之理。則陳賈逢君之罪不攻自破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

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註字句、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敎之以遂非文過也。註節意、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

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此係旁註。通章俱未顯言此意。故去也。此章次節是寒溫閑語。三節萬鍾字引起富字。四節言其不欲富。五節六節則皆借証欲富之失。。章意只是不欲富三字盡之。道不行意在言外。看者却宜旁入作鎖。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此節是他日節引子。無關章意。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萬鍾伏下文嘗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此二句包前卸後。所謂行文過橋。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炤首節 註再點則其義 義字註 不可之實。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註惡知 則又有難顯言者。引如使 語脉。故但言設使我

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蓋自有所以不可者。不關富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通節皆季孫之語。下節解語中龍斷之義。絕不攙入正意。而已如日影反炤矣。

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龍字之斷斷字而高也。伏下望字義

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先拆註不用又使之事。下乃入

季孫異之之言。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上映辭十萬而受萬。下炤左右望。

而罔利。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此先註季孟子

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此補註孟子引意。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釋龍斷之說以影辭十萬而受萬之意。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近此不用又使遠猶辭十萬受萬。罔謂罔羅取之也。解龍斷之說止此。人皆二句則龍斷適以害己。征商句則龍斷遺害及商矣。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先提從征。次貼賤字故字之氣。後世緣此始字意、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

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單挈萬鍾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二語括盡一章本義然道不行意却在致臣而歸及惡知不可句內看者能重泥此二句而以餘數節帶點則得朱子此兩處註意矣此遺貌取神之法金陳最擅此長。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曰近邑則去齊而仍在齊非果去而不易留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自欲留行此客絶孟子之絜也不應而臥此孟子絶客之案也通章只是此意但上暗下明故以我明語子句轉關。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坐義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點入留字。○繆公使人則非其人自欲留行也此段意重泄柳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低昂叙下。○便見主客。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人字在其君之左右、繆公之側維持調護之○補在側之責。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此段是配引意輕。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招繆公使人。而子自欲爲王留

我承次節有欲句是所以爲我謀者。我貼長者。謀貼慮字。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比意收入正意。而先絕我也。斷結欲爲留行之案。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斷結臥而不應之案。○看孟子書須曉得抽添法。勿以枝葉迷其根幹。此旨備具朱註。如此章於上節云尊禮不如子思則是抽去泄柳一段也。於此節云而子自欲留我則是添點有欲爲王一句也。一抽一添。此章只是客非留子思之人以絕長者。長者始不應以絕客也。絕字是一章之眼。但前暗後明。故轉關處全在我明語子一句。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不明干澤隨難隨[illegible]

故下文三節四節五節與言節以濡滯之故六節

言。不。濡滯。之。果。文勢往復層疊。顯出不得已情事。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道行則善王而安齊以安天下矣。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三宿出晝尹所謂濡滯也。孟子心猶以然爲速。以去非所欲也。欲王改而追之耳。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善無止境爲無盡期。足以爲善者在王。用以爲善則在王之用孟子耳。此四句是致爲臣以下五章之骨。所謂名士之業也。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何善之能爲此質此孟子所以雖去而猶濡滯而不果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 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以上正反說來。點破尹士是何之疑。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自已識量所不及處故曰誠小人也、汲汲之本心。謂千里見王之心。愛君善。用爲澤民安民、惓惓之餘意。謂去而濡滯之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味在情字。此結而荷蕢惡知以下三節。者所以爲果也。此結予豈若一節。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推補、餘義益

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正註句義節內兩夫子字皆

指孟子。稱以教人是註聞字。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處而為此今日、出而行道之時、為學則消除怨尤而專

學之時、於自修、行道則悲憫天人、而難以忘世

此下三節則皆承此一時說以名世句作主值名世之時而不

得有為所以有不豫之色將有為之時而展名世之具故終無

不豫之

心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曰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不拘定五百□□五百舉成數也。而聖
人出、此王者、謂聖王。名世謂其人德學之所至。業事之所為。聞望雙承德業。謂德之聞望、業之聞望。詩所謂令聞令望是也。
可名於一世者。者、指其人言。自謂其人至者字一氣讀。為之輔佐。粘上王者。貼其間意。
若皋陶稷契堯舜時其間之名世也。伊尹萊朱湯興時其間之名世也。太公望散宜生文武興時其間之名世也。之屬、包括名世之未盡指數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正王位則自武開王業則自文故曰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貼可字、以有為之日時字、是就數上進一步說不平對。以上註句義此下註節意。於是雙承數過時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正徽不豫。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　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補句意叫天字。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然天意未可知。註如欲句。而其具。註名世之具。又在我。註舍我句。我何為不豫哉。

註完句義。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反繳不豫。蓋聖賢憂世之志。承不豫。樂天之誠。承何為不豫。有並行而不悖者。此一時之憂。彼原於彼一時之學。兩邊互繳。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我也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前章曰改之曰如改此章曰見王有去志隱而不露此所謂危行言孫也史記謂七篇爲軻自著良是若出他手則何妨明書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禮有定體義隨時宜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以上五章皆孟子仕齊之事用王爲善安民以嗣名世其本心也然萬鍾之富則却之十萬之祿則辭之有去志於始見之時而又濡滯於既去之後此正是仕止因時不爲貨取處願學孔子此其徵也讀

者合而觀之。可以悟孔孟之心傳。亦可以得制事之權衡矣。

四書拾瑒孟子卷之三下終

朱熹集註　耶坊昌著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諸侯世國故嫡子曰世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 道與言義同。 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 公共者曰天理。人稟以生。則形成而理賦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 即串入 初無少異 伏下者曰性。 節一 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 字。 性爾。 此上先空論人與堯舜性善之同。伏下文互說之案。 故孟子與世子言 總挈言字。 每道性

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此正貼性善堯舜互說之義。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

申說道性善。聖人可學而至。申說稱堯舜。而不懈於用力也。合繳預伏成關節意門

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序言既以史記爲是而此云記自門人當是誤也且古文自有簡括之體亦未可云不能悉記也。撮記始見之言於前而詳述繼見之言於後蓋道理無容贅說故止云道一而功力無可或寬故歷引三說而且督以瞑眩之苦也。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

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反覷疑字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正貼疑字而復來求見，倒押反楚復見盖因疑而見挨序則鬆疑字之勢此章最重疑字。朱子所謂時人於性善堯舜之言。不但不能信。亦且不能疑是也。蓋恐別有反昳已矣卑近易行之說也。以上俱註疑字之意孟子知之以其不因問而直言也。故但告之如此。括夫道句之氣。以明古今時。有異聖愚質。有異本同一性。道者率性而已。只承性善。道字已包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註道一及已矣之義。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合解兩人之意）故誦周公之言（括我師句）而歎其不我欺也（次貼儀信公之言以上分註字句以下合註引意）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承道一）而復引此三言（括本節之語）以明之（明道一）欲世子篤信（破上節疑字）力行（起下節[illegible]）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仍是而已矣意○若但不疑道一○究亦何足善滕故須說篤信力行方盡引言之意○有謂篤信貼何畏力行貼有爲師聖賢貼我師亦可）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

疾弗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引書語最有味。此時邪說橫行。世子馳馬試劍。性善堯舜之言。盍如毒藥之破痼疾。故須瞑眩一番。乃可自善以善國也。◎言滕國雖小二句。猶足爲治國、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瞑眩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括首貼善。。。。轉接引書之意義。反繳爲善。。竊意書意。歸重此節末二句。蓋道一、仍是性善。理無可疑。但恐不能力行耳。成覸一節序而不論、接卦今滕。只重瞑眩二字。勉其克己、力行。似不須於上節夾入正意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爲傅而喪禮不知但効奔走可云傅乎然往反將命而不撓於父兄百官之議亦自足多通章正以此人爲線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喪禮二字此章之眼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提諸侯之所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此

之意。故孟子善之句之面。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親喪句之面。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推親喪句之由。並繳不亦句及所以來問之實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生事三句泛言孝道非言諸侯之喪禮也。故註但包釋之三年之喪者此句是主故特提起另註。未學三句是過文。故不註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謂齊斬而布麤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括三代。括天子貴賤庶人。通行之禮也。括達字共字則諸侯可知矣。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合註兩不行之失是旁斷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非順衍也言括喪祭句而釋其意右句括曰吾以爲順衍志意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釋從字然志所言此下亦旁斷釋志之非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

世失禮之甚者也年之喪可乎。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義雖通而字不可移。此類宜記。偃伏也。自必偃以上皆孔子語。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此一句則孟子言也。仍是親喪固自盡意。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伏下及至句。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卽上文聽冢宰。卽位哭之意。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此性善堯舜之言見於喪親之事者。三年之喪是盡性之制。自盡哀戚是至性之發。曰三代共。則皆遵堯舜之禮者也。世子行之而弔者大悅。此○

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以前章然友之問。而知其然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井地之恒產是也。末句播穀則民事中之一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合註節意。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緩。言爲國之君。詩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串遞引詩言則不自緩之民耳。言治屋之急如此者。括上三句。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註完詩句。而不[illegible]爲[illegible]也此字指治屋。補明詩意。以映民事不可緩句。○此節

盤踞于[illegible]氣[illegible]貫上[illegible]首句之義[illegible]

不關正旨矣集註於首句下緊接詩辭注意播穀與不緩民事

相焰于茅三句止作過橋絕不呆衍此看書之識

也而行文在其中矣朱註多此筋眼宜類通之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恒產承民事引井田恒心承恒產起學校與前章義同意異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恭儉德也以禮接下以制取民事也禮下引下世祿學校取民引下制產井地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引意之賓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引意之主天理也。節爲仁也下文什一取民不貪富也。儉而有制仁民而已矣此此三節俱是下文行助引子。君子小人毋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總註此下四節之意此節三制並列能子節言貢法之害以見助法之善世祿節則以滕行世祿引

時註夏后一夫受田五十畝註五十畝此是制產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註而貢此是取民之制。商人註[illegible]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註七十畝此是制產。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註而助此是取民之制。周時註周人。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伏國中自賦。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伏野九一而助。註百畝此是制產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註而徹此是取民之制。其實皆什一者此是申言取民有制處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十〻固不待註。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凿下文竊料地。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

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此段推補商制。以圓皆字之義。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釋助徹名義不釋貢者。下節詳之。亦見貢之不善也。○三代畝數改變。朱子嘗以爲疑。而未有定論。竊意此節註已微示之矣。其云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不曰授而曰受。則是田區溝塗未有定制也。其曰商人始爲井田。則經界分畫於此定矣。周時百畝。或是尺度不同。抑或阡陌溝塗。商廣周狹。故畝數與商不同耳。非盡改易經界也。況孟子云雖周亦助。請野節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似是兩代井田。形體原無改變。但畝數多寡之故。則或如上文所云耳。若是盡改商時經界。而毋井各溢爲百畝。則紛更擾亂。萬萬難信。

○此節註殷宗俱云商。蓋商爲湯之舊號。殷則自盤庚遷於殷始也。助法自宜始商。

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狼藉註多字之形多字註狼藉之意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首二句總斷以下皆言貢之所以不善而以爲常句立綱下文樂歲凶年。分言爲常之制。爲民父母以下則歷言爲常之害也。林氏謂禹貢之賦有錯出他等者非常也。且因游豫而補助之何嘗如此害民。此蓋後世用貢法之弊耳。宜知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賓主並提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撇過賓義以合本節之面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側注主位以起下節之脉此上註完節義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即助法中之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賓主互發所以使君子野人伏下文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此上申言世祿出自井田以見行世祿不可不行助法故下文遂言助法引入下節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去聲降雨上聲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此註詩辭。當時助法盡廢廢其制。典籍不存去其籍。惟有此詩貼此詩字可見貼觀字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行助即是行徹矣。此上八節言恒產之有在。行助法。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庠者六句是一扇。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貼學則一句是一扇。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先註庠人倫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倒煞明字所以字。此一節言恒心之有在設學校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承首節國字。伏下節國字。褊小雖行仁政助法學校但仁政字在下文、勿犯、未必能興王業。襯師字、是閒。然為王者師、師行助以養民。師設學以教民。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還師字是闔。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餘意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邦字、舊字、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反映邦字。則自文王始也。之謂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此節言仁政之效可新國於目前。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
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行助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先提
選擇、、、使子。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倒找使問句。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水塗路封土植木之界也。此句是一節之主。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伏定分字。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
法。又伏定法字。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上註經界及不均不平字義此欲

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此上、結裏仁政必始暴汙必慢之氣。一正。一反、俱篇經界說。

有以正之則分田承上井地。制引下野人祿、承上穀祿、引下君子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註。仕宗包治野人、見宜制祿、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註。耕宗包養君子見宜分田。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節則不常法之外。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註 節意皆靠經界說。

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應前註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九、以分田治野人、以制祿養君子。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應前註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十、以分田治野人、以制祿養君子。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此節正言分田制祿之法、皆由經界。以分之制之也。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

祀也節義。註完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炤前但此未備耳。補足世祿。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上節補世祿常制於後此節補一夫常制於前。方見此二節在常制外之意。如有弟是餘夫也。剔醒餘字。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本節義。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補義 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死徙言其變。友猶伴

也守望防盜也言井田足以域民身而無流亡之害。下四句首二句

言井地足以厚民情而無自私之心。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只百畝字有異商數公耳。實則周亦助也。田以爲君子之祿。註其中句映上文君子。而私田野人之所受。註八家句伏下文野人。先公後私。註同養三句。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補出君子，以圓書意。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上文同養三句，皆言野人。省文耳。襯去君子，以還句面。此上註完節義。此下則補說不言國中一扇之故。上言野及國中之法。此獨詳於治野者。此一節只是申言九

一而助。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二字是後段之綱。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正經界以分田制祿。此先王之意也。滕國五十里則難例以三代之土。父兄百官。是古非今。則難責以驟協之情。因時制宜。以合之宜之。而卒不失先王之意。此則所謂潤澤也。○此章前半告滕君。在重民事而行助以設學。後半告滕臣。在始經界而分田以制祿。餘皆是陪引語。○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
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
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
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
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
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
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
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

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即陳相所負者是也。教民稼穡者也。曰教民則非並耕矣。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謂九流之一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爲神農言伏下並耕。捆屨織席伏許行所謂神農之

言六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伏周孔之道。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此一節分序陳相來歷。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見許行兩句。序許行、陳相相洽之由。見孟子兩句。序陳相孟子問答之自。上分、此合。序事圓淨。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並耕二字。一章之綫。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無大人小人勞心勞力相濟之義矣。自此節至通義句、皆言不並耕之理。自當堯之時至不用於耕耳。皆証以不並耕之事。自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言其倍師之罪。自從許子至未言其同價之非。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煑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分詁字義。此語謂通節八之語。

反、謂八問答。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皆問屬孟子。對屬陳相也。總註節義。〇首句是一頓。此下承灑是不能並於種粟而食之外。釜甑鐵亦不能並於種粟而食之也。蓋釜甑爨即所以爲食而鐵耕即所以種粟也。語雖八反意止兩項。故兩兩項內皆詁出。他以粟易句作案。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上聲

此孟子言、包以粟至不憚煩。而陳相對也、包末二句。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

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上節以粟易句槩也。此節以粟易四何斷也。葢已寓彼此相濟之義。而又以三何字反詰許子粟易之故。據案審訊。難道意只得自招矣。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至魯頌曰節。皆孟子言也。總註此下十二節之言。　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路字是活。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illegible]賦稅以給

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謂上文所謂四句、與未註之或勞心二句、皆古語也。而孟子引之也。此先淸出故曰六句之面、此下、則重解六句之意、遂焰粟易、以引義字。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反襯易字、以此相易六句。包故曰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返焰、乃所以相濟義。貼通而非所以相病也。照不相厲。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繳首句。此上三節、亶文勢湧如潮海正意上在故日以下七句。故註特申解之、然只是以易字、闢倒他、通字耳。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

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此上俱是襯猶字。至此尚未盡平也。正貼猶字。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過渡之疏通也、分之通以順其性。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

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 非分其流

濟漯二水名漯河之支流。 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九河濟漯北條之水也汝漢淮泗南條之水也此下則辨白文入江之誤。 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交於中國以上皆言未平之害堯獨憂之勞心之君也 舉舜敷治勞心之相臣也舜使益掌火使禹治水及下節使稷教稼使契明倫皆勞心之展臣也而此節繳不得耕下節繳不暇耕返映並耕是其線脉處。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

契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承禹渡入稷。是上三句之線。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承稷渡入契。是人之有道至節禾之線。兩層總提。下再分解。后稷官名。棄爲之。棄人名也。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禹治水固不暇耕。稷農官司耕者也。今日教稼穡則亦非並耕矣。○點章眼

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此道字卽作性字說。與民之爲道不同。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括近於句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括五倫。而道之耳。貼教書曰天敘有典。証五者之倫。勑我五典五惇哉。証司徒之

此之謂也人倫六句之義放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是活字分註放勲曰至堯言貼放末字義此下合討句意勲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匡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振字以加惠焉德字不使其放逸怠惰反昳逸居句。而或失之返昳自得蓋命契之辭也。總點放勲曰至振德之之語。○獨憂之屬堯聖人有憂之屬舜聖人之憂民亦宜屬舜方與下節分頂處相照蓋放勲一段只是旁引以証司徒之教非並叙也如此此字則宜敎養饔貼也。○舉舜敷治是攝位時事註於蓋契皆曰舜臣名蓋據即位後命官言耳。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先拈憂字。非事事而憂之也。襯兩以字。急先務而已

堯憂不得舜以敷治。舜憂不得禹皐以分治。皆急先務也。合繳兩爲己憂。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

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此節言得人爲憂之大。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易爲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橫說而難久。竪說惟若堯之得舜。爲天下得總治之人。舜之得禹皐陶。爲天下得分治之人。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映惠字。教化無窮矣。映忠字。此其所以爲仁也。此節言得人之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末引孔子有徵之言與爲神農無稽之言相映。 分應合斷。則承此不得耕不暇耕而此且見其不用於耕耳是層進意。

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當堯二節案也此上三節斷也誆以堯舜之事孫以孔子之言。天人勞心信而有徵並耕之說誣已甚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意。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註鴃舌。南蠻之聲似之、註鴃舌之人。指許行也。○此節言其倍師之、速異於昔賢。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白文

蕃明詩意而不襲其句。○此節言其倍師變學。同於幽谷。以是非言。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

續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此節言不但入幽谷之暗而且蹈膺擊之禍以利害言坐入周公見不但倍尼之道爲不容亦周公之法所不赦也於以陳良所學者責之耳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通節俱陳相之言。 許子之道如此。總註一節之面。蓋神農始爲市井

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申解一節之意。蓋仍是爲神農之言耳。前。則言。並耕。以。齊。人。此。則。言。同。價。以。齊。物。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伏下節物字。包本節布帛等四屬。 皆不論精麤以用。工言。美惡以成工言。四字伏下節。 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括註同物同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謂皆以倍言。 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不齊兩字已包倍蓰什伯千[illegible]乃其自然之理。亦著[illegible]

通義其有精麤猶其有大小也屨之大小是借言屨之美惡補此句書義方亮此所謂添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了比而同之二句意卽在巨屨小屨二句內故不須註。今不論精麤使之同價卽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承豈為句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赶出為偽句。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炤下薄道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俱是託言。不病曰病託言也不病曰愈託言也謙言往見囑以勿來、皆託言也。下是直言。此先託言以為直言地也。○人不得見而言可得聞皆以徐子作綫。○通章只是以直言命異端以本无

者。無咎。
薄耳。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辟也。仍因徐 則其意已誠矣。承上節。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此包本節。因徐辟是二章之線。

直盡言以相正也 宜薄而厚是其眞處節是其莊短處。從此說入。故曰直言。

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證薄字、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 此上、分註字句。及

子學於墨氏 据吾聞五句。 而不從其教則薄其親厚其心必有所不安者謂本之良心。故孟子因以詰之。點末句。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註康誥之言。 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 註引言之意。 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領之則二句之言。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註自言之意。皆所謂遁辭也。總束上二項。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點入差等。以實註虛。書之彼字。取譬字。取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醒出若字。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借無二、註一本。上先註生物一本。此乃自然之理。補天使之義。若天使之然也。此上方註。天字使字。故其愛由此立。親親而推以及人。仁民、愛物。自有差等一本。申說之愛。施有差等截。斷使之一本句。今如夷子之言。轉入而夷子句。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卽施其無差等者以始之。此上、先註二本之意。非二本而何哉。此句還二本之而何哉、則註故也之意。此上、然[illegible]

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易酌始字。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預照末節。○孟文語煩意簡。然一涉語簡。

或致意隱。如此節及夫物之不齊節。若非朱註推補。則意義難明矣。學者參之。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承上葬其親厚。而言此。總括本節之面。以深明一本之意。總括本節之意。下再分解。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

助聲或曰螻蛄也。姑訓語助則且字義也訓螻蛄則蠅攢其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廹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非爲人泚二句正是一本之愛非他凡所得等者拔註如此圓足釋之。反覆也蘽土籠也梩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返照上世不葬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誠是何也字不住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厚葬而不以薄爲貴矣。返映以薄爲貴。此節或

聖而不神是所以事天也至道[illegible]是旁論盡歸至掩之又

是序事。掩之誠是主末、又是旁議。序中、帶議。史記伯夷傳。節此體製也。按註於旁議處。皆圓足釋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　閒如字

憮然二字讀斷。為閒二字亦讀斷。蓋記其聞告之狀曰。字下則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述其聞告之語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我字貼之字。自道其名也。

以上註字句。

以下註節意。蓋因其本心之明。厚葬。以攻其所學之蔽。墨道。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然此章亦不盡闢善教。中間說一本厚葬處。不石亦當感動。墨者不生空桑。良心勿能枯亡。此亦道性善之一証。人無有不善之一証也。

上孟卷之三上終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以志言合代言只是一意故註上下互串且字意重在志字見其有徵非進一層說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非虞人之其招也。招虞人以皮冠此虞人之其招也。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貼不忘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貼不忘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取字虞人之言先註取之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次註奚取之意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賤人不可往見。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註此節之旨以理言也理不可往。君子亦溝壑喪元之不忘。而顧肯虞人之不若耶。倒出孔子之取一奚字解上引下文勢險快。志士兩句自交。及兩句註義若能口誦心[illegible]可養其浩然之氣。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 與平聲

此以下包三節。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總註三節之旨。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衍首二句之氣。一有計利之心。如以句則雖枉多尋字伸少尺字而有利。而利字亦將爲之耶。末句甚言其不可也。束一節之意。。此節言枉尋直尺之利不可爲下二節則言枉尺直尋之利亦不可爲且子過矣二句則言尋尺之利皆不可得徒枉而已矣。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此節俱是序事。詭遇獲十卽枉尺直尋影子。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正伏良工。反伏賤工。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古御車者亦在車上。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棄範而與禽遇也就禽以上言奚註字義。不善射此句提。淸射者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節意重此四句。故特申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伏下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

者伏下射者發矢皆中而力矣。貼破今變奚不能也。含小人義貫習也。不苟詭遇

即詩不失其馳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此節傍議上節之事。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御者四句，斷結末二句進一步說。上節使乘事。如枉道句，繳還不可枉正意。且子三句，更言枉則徒枉。尋與尺皆無能直也。○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

而死也使不鄙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皆主連横以帝秦者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

加冠平聲死字於首曰冠去聲活字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以上註字義。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以上總註節意。是焉得句撇去大丈夫禮文男冠一段末句不承是又撇去丈夫矣故註单繳非丈夫之事也非丈夫則妾婦矣。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仁該萬善上居字以立心言。正位禮也。禮謹品節立字以持身言。大道義也義有裁制行字以制事言。與民由之推其所得卽仁禮義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

得亦仁禮義於巳也。淫蕩其心也仁禮義之心。移變其節也仁禮義之節。屈挫其志也仁禮義之志。○通節以首三句作主而居仁句尤重則首三句一頭兩角亦可。○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魏卽徙都梁者、本晉大夫也、故下云晉國。無君謂不得仕、伏仕字。仕字是通章之眼、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伏失字、而去國也

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此章言士。故单舉士贄。先註贄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次註出載、繳出仕字。○首節兩引古語。下文分解。解則弔句。則譬之以諸侯之國。解載質句。則譬之以農夫之耕。此皆泛論士之急於仕也。末節則霄之本意。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己通大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米永反

禮曰諸侯爲籍祭田曰籍。籍者借也。借以終畝是也。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註耕字。所謂諸侯五推也。而庶人助以終畝。註助字。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註以供粢盛。粢五谷之長也。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註蠶字。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褘對冕而青紘。受之繅三盆手。註繅字。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對庶人助以終畝。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註以爲衣服。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有定期常品。薦則否。亦是註惟士無田二句禮文。○自耕助至以爲衣服。禮言諸侯有國之祭也。惟士二句、禮言士無位不敢祭也。犧牲四句、則孟子解諸侯之禮文。牲殺四句、則孟子解士祭之禮文也。故此上將諸侯士之禮文並註於前。而此下將兩處解禮之字。合註於後。然諸侯賓也。士主也。勿以飽之多寡。失之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註前段粢盛字牲殺牲必特殺

也。皿所以覆器者。註後段牲殺字皿字。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

此節以耕譬士之載質。與上節以諸侯譬士之失位同體。但彼頻此簡。文法奇變不板。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已添釋首節矣。仕國謂君子伏下、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先扣霄之本意。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帶點前問。然後言此問語。括此節以風切之也問意。◎推註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合註節意。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註兩願爲句。非不字、則而亦惡其不由道。包註不待五句。而曰亦惡、曰不勢走下文。由道、則求、毀正意。納入喩、講此所謂類也。求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之情。陵故不衍註。◎急仕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難仕之義。合結、出並行不悖之旨。

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想亦傳食之從者、能爲此疑、亦自不凡、但未明士人爲仁義之功耳、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字、註否但謂今之士、指傳食無功之士◎伏下而食入聲人之

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此士但獨善君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於此有五句一章之鍵所謂士之功也天位天祿不能與共而僅以傳食之此特諸侯好士習氣孟子志固不在此然因無其志而遂掩其功則尊卑失宜士將蜩而後可矣書重於此五句而不註者以句意自明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補出圓義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之詳更之意似亦素餐之疑至曰食志則遁而窮矣。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點上文功字。而有害也。進一步以窮志字。

既曰食功據末句徼還上文。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士之功詳言之則入孝四句是也。約言之則仁義而已矣。食梓匠輪輿之有功。不食毀瓦畫墁之無功。更之所明也。乃獨於士疑其功而並責其志。更殆游孟之門而猶未喻仁義之旨者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

皆伏不行王政、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

餉者爲仇也。此節序葛可征之罪只重殺黍肉童子一句童子爲葛祀餉也殺奪其餉則忘親殘民以怨報德天理滅人道絕矣一路序來以立可征之案自是行王政者所不能赦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承仇餉出征字此節只是征字過文。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

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始征二句、結征葛之案。十一征句立綱。東面至望雨也、言征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至節末、言征師已至而民悅之深。此上湯行王政而君天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尚書凡稱今文者伏生所記也凡稱古文者孔壁所藏也。然古文實為偽書。明時吳幼清郝楚望歷有辨訛、而朱子亦疑其文從字順。不類伏生所記之體。此處朱子以為約其文、當然其辭并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矣。下三句不用亦可、

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伏下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即上節徯我后句。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此上碎註書字。此下則合註孟子釋書之意。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包君子小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四其字相迎者括其君子四句。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節。伏下而不爲暴虐耳註完末六句。下文乃補釋字義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宗于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此宗用張大比於湯之伐桀上段是也。又有光焉註完句義此下註引書之義。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此上武行王政而君天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應首節註。○萬章曰不行王政問答本自直捷今郤行說兩賓並箇行王政言將行王政孟子案宗。接到末節。賓主互映。不消費辭矣。此章法之易見者。○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

之不早也尙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
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善王是通章之綱有楚至節未隱語也已寓明告之狀下節明告也仍是隱語之旨正喻說下只完得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二句齊語齊人語也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街里則齊人衆而齊語多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此句

總註一節之意以傳語之衆寡譬善王者之多少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貼皆非薛州一段。此三字即衆咻意。而君子獨此三字即一傳意。無以成正君之功。無如宋王何句。此所謂明告也。○子謂三句是序事。下分兩扇。即此上節兩層意也。末二句單頂皆非一扇以結序案。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不驚而行匡道也不臣不

見士節也此一句意圓理足已說盡不見之義下三節另說不見中亦有可見之禮又當以孔子爲法守不見之義而太過則流於已甚違不見之義而不及則陷於諂媚皆係推說非正解不爲臣不見也註於此句註斷圓義而總註另拈爲此故也古者句宜重做下三節宜活講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點見字。點不爲臣。合註兩已甚過事。爲指字伏脈。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 惡去聲矙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非明不見之義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貼禮文註之。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首句是欲見而惡其無禮。大夫有賜三句是禮文。陽貨矙二句是假禮文以遂其欲見之心。孔子亦矙二句則不見而見之權也。當是時三句孟子原其不爲已甚之意。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

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子貼君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三節皆有斷語。於不見義或正或反。皆係推說。○此章言聖人禮義不見義也往拜禮也之中正。以孔子作主。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木節。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末節。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多取則非孟農之義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征稅則非惠商之義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即輕字意）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通章見從義貴速如知字見盈之尚不知非義耳故譬以今茲之輕與日攘之損[illegible]點以見知此非理之累便不可一例居也此只論理切以事[illegible]

利害言。然以利害翻駁。則更有勢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盛則治。衰則亂。人事得失。得則治。失則亂。此二句。註反覆相尋此句。註理之常也。包下古今。上面立綱。下文治亂兩一字。發明孟子書多此體格而此章尤爲嚴整。不得已在治亂。此是綱要。下文禹周孔孟分排治亂未見賓主。昔者節總束。古人亦欲節側入自己。予不得已句前呼後應。長章只如一句矣。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

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余舜也舜言洚水即堯之洪水見水患之久然此言是遜位追叙非命禹治水之辭也此一亂也是氣化之衰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此人事得而氣化亦不[illegible]衰也此節是下文[illegible]

洪。水。句。之菑。

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包代作。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承園囿。澤水所鍾也、承汙池。○壞宮室四句、統言代、作、之、暴君。邪說至禽獸至、則已言紂矣。末句特明點耳。 自堯舜沒、至此、指紂治亂非一。包括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氣化衰。人事失。○堯時一亂。只是氣化。故不言道。自此節一亂、括出道字。此下東遷之亂、曰道微。戰國之亂、曰孔子之道不著。則皆以道言。卽皆以人事言矣。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在淮夷之北地近海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滅國句以上皆公相武以除人害驅虎豹句則公相武以除物害大悅則雙承兩義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人事得氣化盛矣○天下大悅悅公相武之業也引書則見公之相業交與武胥賴之矣俱宜周公作主○此節是下文周公兼夷狄三句之案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

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平王東遷。春秋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又一亂也。人事失故氣化亦衰。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從作春秋逗起天子之事。王、天子也。法、事也。惇典、厚五倫以立人紀。庸禮、秩五禮以正風俗。命德、命五服以旌善。討罪。討以五刑以懲惡。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此四者、王法也。即天子之事也。而皆於春秋寓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旁註我字。謂此書之作。頂作春秋。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即以所寓之惇庸命討遏之存之。爲後世慮至深遠也。諒其明王法以維世。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罪其僭。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罪其刻。○皆嫉其明王法以害已。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此節是下文孔子成春秋二句之案。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 莩皮表反

聖王不作一句、原橫議之由。盈天下句、言楊墨橫議之盛。歸楊歸墨、言人皆之者之多。自為我至是禽獸也、言其橫議之非。引

儀言見禽獸足以食人。下文承儀言。見食人有限而相食無窮。要皆無父者不仁無君者不義誣。惑人心。之。大亂。也。楊朱

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伏義字、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

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含不仁、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

亦禽獸而已、此節書意只重無父無君不仁不義故註從此釋之。上文是此段引子。下文則此段流弊耳。勿排衍揆說。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註、不須充塞仁義謂邪說伏下、偏滿妨於

仁義也愛親之仁。事君之義。○分註末段字義。此下、則合註引儀言之意。孟子引儀之言捂公明儀

因六、、句、以明楊墨道行包不息以下四句。則人抑人字、皆無父無君熖無君無父。

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纖儀言。而人又相食也

進一步言。故加又字。此又一亂也。人事失。氣化衰。亂已極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指一節。政大體也、懼字承前懼字。閑先聖句、綱也。距楊墨自中之綱也。淫辭邪說皆指楊墨。作於以下、則皆言邪說之害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翻上文不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承君父、翻上文不著。是亦一治也。此段是旁論孟子之辯、亦繳還一治。此節是下文我亦欲節之案

孟子

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上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總結禹周孔子當住我字下節单結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説見上篇承當也此節只是過文。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説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以上註字。以下註意。益邪説横流。楊墨壞人心術。無父壞人心之仁。無君壞人心之義。甚於洪水

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配前三亂以形。邪說之害。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連前懼字以明正人心之切。此註上五句。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括註末二句。　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謂精客處。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上已繳結而又綴此語。故更端註之。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一本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楊氏似義而非義墨氏似仁而非仁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

看書須捉其要如勘輿家砂水禽曜只是護從穴星而已此章三亂三治穴星皆不坐此只坐辯楊墨以正人心耳故尹氏總註盡置前文單言人心不正之害以見孟子正之之切而但以承三聖句收點前文此所謂能認穴星也做此章題若不捉其要而貪攀前面是猶穴星不坐而砂水禽曜之是察也是謂呆做或曰信如子言則構此章題者但做聖王不作節及我亦欲節可乎是又不然蓋前面只不宜挨寫呆做耳或括點或帶點或借點此法朱註已明示之矣如正心節註云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此便是借點法也豈謂盡削前文止做半題也耶

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

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伏下齊國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是於本章外釋廉字正義本章內廉字俱未及此即仲子廢倫之罪亦未論及本章只是說他操不能充護廉於蚓耳皆譏笑之語非莊論也下孟子親戚章乃是正言其罪。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居於陵伏居字不食伏食字居食兩字是通章之柱下文節節承頂。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上註字義。下註節意。言仲子未得爲廉也。講家俱謂惡能爲仲子之廉。今從之。然玩下註及末節註，固宜如是解。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預透下節意。然後可以爲廉耳。爲仲子不居不食之廉。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食卽其居。黃泉濁水也。卽居卽飲。抑發語辭也。以上註字義。以下註節意。

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括註上食二句之意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截註仲子所居所食二句所若所從來截註所築所樹或有非義截註兩與字及未知字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繳惡能廉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璧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易不傷廉自是正論但仲子原有不待易之居食如下節兄之室母之食是也乃於兄母之居食棄之而於於陵其妻則取之是尚能充一不居不食之操也乎不能充則不能蚓矣故曰惡能廉此是此下三節線脈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包惡用句。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此節只是不居兄室不食母食之案。爲末節斷語張本。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截解以母食不食以兄居不居。其操守如此。截斷兩段上。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未必伯夷之所爲。承三節。則亦不義之類耳。截註妻之食、於陵之居。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合註不食、不居、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反映惡能廉句。然豈人之所可爲哉。惟蚓能之。○此節仍是懸度他居食之不義。不能充操。此節是實証他居食之不義。不能充操耳。然非果責以充操也。充其操則必不食不居。既不若蚓之食槁壤、飲黃泉。又何但耳無聞目無見。既不可。有於陵之居。又何可食螬食之食。行見其立而死矣。故曰惡能廉。○此章是戲謔語。圈外范註、是並下孟章括入此章。以母以兄二句、雖露端倪、尚未盡洩也。○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

廉哉

提耳上孟卷之三下終

